

杲杲日出 白露未晞——论曹禺戏剧《日出》与上戏小剧场演出《日出》

邓倩

作者赐稿

—

编者按：作者为苏州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 07 级硕士研究生。

摘要：本文试图从上海戏剧学院的小剧场演出《日出》入手，分析其人物塑造、细节处理、主题阐释与曹禺《日出》的差距，指出陈白露和方达生舞台形象的单薄空虚及一群小人物的出彩神肖；然后，探讨作为文学作品的戏剧《日出》与用来表演的话剧《日出》，在其表现内容、接受过程、主人公塑造、诞生时代等方面的不同；最后得出结论：曹禺的《日出》博大精深，既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又极适合搬上舞台，陈白露的形象内涵丰富，值得我们一代代传承下去。

关键词：上戏《日出》；曹禺《日出》；陈白露

前

言

2008 年 6 月 8 日，上海戏剧学院端均剧场（小剧场）上演了由曹禺名著《日出》改编的话剧《日出》，导演李贵平，表演者是上戏 05 级大三学生。青春激扬的学生将曹禺先生笔下的一群小人物演绎的淋漓尽致，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主人公陈白露的形象并没有抓住曹先生原作的精髓，飘忽轻浮，空虚苍白，这也与导演的编排和演员的青涩有关。毕竟，作为文学作品的戏剧是作家变现力和读者想象力的合成，但作为表演艺术的话剧要凭借导演的艺术感悟力和演员对人物的准确把握。曹禺的《日出》是戏剧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值得我们不断挖掘，陈白露的复杂性格也是常演常新。

一 上戏《日出》，离曹禺到底有多远？

上戏小剧场演出《日出》可圈可点之处也是很多的，小剧场的舞台道具布景很精致逼真，符合情境，怀旧流行音乐的恰当点缀也烘托了不同的气氛，演员陈白露的华

美艳丽也取得了很好的视觉效果。

最精彩的是一群小人物的表演，比如英俊凶狠色厉内荏的打手黑三，女里女气自视清高的面首胡四，矫揉做作俗艳不堪的顾八奶奶，见风使舵庸俗浅薄的鸨母，欺软怕硬自私复仇的李石清，简朴贤惠情深意重的李太太，凄苦倔强楚楚可怜的小东西，均演的入木三分神采飞扬。而且作了少许改动发挥，反面角色的夸张戏谑活跃了舞台气氛，增加了搞笑的喜剧性因素，满堂忍俊不禁。如胡四本来只是个奶油小生，但上戏处理成女性化的娘娘腔，更显得可恨可笑，符合面首的性格特征。黑三的打骂凶狠满口方言颇为生动。

但是令人最失望的是主角陈白露的糟糕表演。她只是很漂亮风情，很符合陈白露的外在形象，但她只是机械的念台词矫揉造作，没有演出陈白露的内心冲突和矛盾痛苦，嗓音也过于平淡单薄，只是一个华丽的影子，丢失了陈白露的灵魂。陈白露形象空虚的原因有如下几点：

首先是舞美方面过分考虑小剧场的精美舒适，罗曼蒂克。陈白露的客厅太过温暖整洁，乳白的精巧沙发，整齐的华丽酒橱，没有方的、圆的、立体的、圆锥形的个凳和沙发；沙发上没有凌乱的坐垫；地上没有报纸、画报、酒瓶、烟蒂；墙上没有荒唐的裸体画片、月份牌，立柜上也没有女人的衣帽围巾或一两件男人衣服……不是原著中所描述的：“屋内一切陈设俱是畸形的，现代式的，生硬而肤浅，刺激人的好奇心，但并不给人舒适之感。”[1]

这样一来便无法暗示出白露的堕落混乱生活和她对这种生活的心不在焉。陈白露在这种华美环境中怡然自得的品酒抽烟，漂亮优雅，光彩照人，是典型的交际花形象，没有在表现她的性格心理和矛盾挣扎方面下功夫，内涵便少了很多。

于是陈白露的客厅只成了一个众生表演的舞台，连接起方达生、潘月亭、李石清、李太太、顾八奶奶、胡四、张乔治、福升、小东西、黄省三等人的穷形尽相，陈白露也只成了一条线索，一支润滑剂，串起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成为众人的抚慰者。

此外，陈白露形象单薄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一些关键性情节的缺失。陈白露作为主角，在小剧场中戏份却不多，只是花枝招展的走来走去抽烟喝酒，没有被赋予原著中挣扎与拯救的痛苦灵魂，她的灵魂随着一些精彩细节的被删除而流失了。

陈白露的戏份重点在第一幕第四幕，曹禺刻画她的笔墨和细节是相当到位的，删去的戏份十分可惜。如第一幕中白露回到旅馆脱掉高跟鞋快意的揉脚，隐喻着对花花

舞场的疲惫和安抚自己的温情，并不是陶醉自我的顾影自怜；白露天真任性，不愿关窗，给潘经理披上她的大衣戴上她的帽子防寒，还喊他老爸爸，要给他念小说，而这部小说就叫做《日出》：“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白露还是有着未泯的童心的，有爱心有思索，不是无所事事恃美骄纵的花瓶。

第四幕中白露与福升、达生的对话，也是很能反映出白露的痛苦地思想自我意义、迷惘地渴望有个家的新生活，她玩够了也厌倦了空虚的生活和无聊的贵客。福升告诉她：客人们在她那又是吃又是喝，谁肯走？等他们玩够了，自然是回家去，个人有个人的家，谁还能一辈子住旅馆？白露伤心愤怒，想回到老家去，可是她还不了欠下的账单，潘经理破产了。达生告诉她：他看的出她厌恶这群禽兽，可她自己骗着自己，她应该嫁人，嫁个苦干的真正的男人。白露却说她试过婚姻，却失败了。她与一个诗人相爱结婚生子，诗人充满希望写小说《日出》，相信太阳出来了黑暗就会过去。可他最终厌倦了平淡一个人追他的希望去了，白露却依然爱着他。

这些情节很好的表达出白露的清醒与痛苦，追寻与真情，白露不是真正喜欢这种醉生梦死的青春饭生活，也不是没有勇敢的为爱出走奋斗过，可她没有能力解救自己，她的爱情突围也以失败告终。她是痛苦的，矛盾的。

小剧场可能试图把陈白露營造为黑暗社会的一方净土而删去了这些重要的戏份，于是也修改了结尾：白露被金八老爷强行包养，愤言难道我陈白露只值两千块钱？服安眠药自尽。导演的初衷是拔高陈白露，表示她的觉醒与决绝。却反而削弱了白露自我救赎失败的悲剧感。

而这些败笔的存在其实是由于导演把握《日出》主题及人物性格的欠缺。曹禺在《日出》开篇写道：“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奉有余。——老子《道德经》七十七章”、“上帝就任凭他们存邪僻之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种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竟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新约·罗马书》第二章”……[2]曹禺是一位有着深切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是要展示假丑恶的不公平社会中形形色色的尔虞我诈层层蚕食，悲天悯人，叹息小人物的凄凉命运，揭示陈白露的无奈堕落和救赎无路，最后留下一条光明的尾巴，寄希望于苦干团结的工人阶级和追求真理正义的知识分子方达生。

曹禺的主旨是在批判与揭露中鞭挞不公，在陈白露香消玉殒的悲剧中表达沉痛和关怀。陈白露的性格主线应是跟不跟达生回去，应以此展开她的矛盾心理冲突，而不是《日出》舞台上的机械行动和空洞言语，观众不要看剧本复述，要看的是人物的内心和灵魂。

也许正是导演把握主题的模糊，小人物的表演虽然出彩，其实还是偏离了曹禺《日出》的刻画初衷。群小的丑恶没有引起相应的憎恶和鄙薄，他们活灵活现的搞笑夸张反而成为诙谐的喜剧令人捧腹。胡四是厌恶肥硕装嫩的顾八奶奶的，却被处理为与顾八奶奶臭味相投的一对活宝，被观众所观赏戏谑。

此外，黄省三失业哀求银行给碗饭吃被赶出来，求生不能，绝望中买鸦片烟毒死三个孩子，自己投河自尽，却被救起法官判其精神错乱无罪释放，求死不得。这是十分戏剧化和反讽性的情节，在舞台上却简单地由报童交代黄省三投河自尽，是很可惜的。

表演的精彩不代表就准确传达出曹禺名著的深刻内涵，我们看到一出貌合神离的戏，却没有看到曹禺。

二 文学作品与小剧场演出

文学作品与小剧场演出

曹禺是中国话剧史上继往开来的作家。在他之前的话剧先驱者们，大都是以话剧作为宣传鼓吹民主革命思想的工具，没有更多推敲话剧的艺术问题。曹禺继承了先驱者们民主精神的同时广泛借鉴和吸收了中国古典戏曲和欧洲近代戏剧的表现方法，把中国的话剧艺术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曹禺的剧作《雷雨》和《日出》的发表，是中国话剧创作艺术成熟的标志。他的剧作戏剧冲突尖锐复杂，结构严谨；人物性格鲜明独特，富有典型意义；戏剧语言个性化，且具动作性和抒情性，这些都是剧作成熟的标志。

曹禺的《日出》是作为文学作品的剧本，不仅可以像小说那样供人阅读，还有着极强的可演出性。剧本是戏剧演出的基础，直接决定了戏剧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它的基本价值在于可演性，不能演出的剧本，不是好的戏剧作品。曹禺深谙戏剧的舞台艺术，是出色的编剧，在他以前，多数剧本主要以阅读欣赏为主，他促进了话剧从“案头剧”向“剧场剧”的发展。曹禺的《日出》便具有极好的舞台效果。

《日出》只设置了两个舞台布景：陈白露的旅馆和妓院宝和下处，其中陈白露的休息室安置了通往卧室的楼梯和高大的圆线形窗户，又有客厅方向的走道和休息室的

门，形成一个开放式的多重空间：白露和众人在休息室聊天，众人来往客厅打麻将，乔治从卧室的楼梯上下来亮相，打手们和茶房进出大门，从窗户可以看到幢幢高楼，这样众多角色云集一堂而又上下场自如，堪称经典。在小剧场演出中，导演采取曹禺安排好的幕景布置，又加以发挥，打手们从舞台下面观众席前面追逐打骂，台上适时应和，扩大了舞台表现空间和观众的观赏视野，体现了小剧场的精巧别致。

宝和下处是一个下等妓院，曹禺描述为：屋子左右各有一门通外院，两门之间有蓝布幔，拉起来可以隔成两间房以解决客多地少的尴尬（而实际上也为演员的舞台表演提供了不同的空间），屋子右面有一木床堆着棉被，墙上贴满年画和广告美人画，左墙是桌椅和镜子对联。曹禺先生很注意舞台背景与戏剧环境、人物身份的贴切相契，陈白露的休息室是华丽颓废的，宝和下处的妓院则是肮脏淫乱的。曹禺在剧本《日出》第三幕的舞台提示词中详细描述了宝和下处周围的环境氛围，如乞丐的数来宝，卖艺人的唱曲二簧，小生意的叫卖声，哑报童的兜揽生意等等，渲染出一种底层人民为生存苦苦挣扎的生活场景，作为文学作品甚至具有风俗画的现实主义色彩。

“欧阳予倩等人在初排《日出》时，大概也感到了第三幕的北方风味与全剧的气氛背景不协调，所以就索性删去了第三幕。为此曹禺十分激动和不满，不惜“顶撞”中国话剧运动的前辈，在北京的《大公报》上刊出万字长文《我如何写〈日出〉》（即《日出·跋》），强调第三幕的重要性——‘《日出》不演则已，演了，第三幕无论如何应该有。挖了它，等于挖去《日出》的心脏，任它惨亡……’”[3]但上戏将《日出》搬上舞台后，导演删去了这些喧闹忙碌的人声鼎沸，这便消减了很多生活情趣和民俗风情，场景没有原著描绘的充实。又撤了木床躺椅春联年画花名铜铃等妓院特色，只简单大方的摆了桌椅化妆台，布幔也改成了屏风。（屏风一侧的人表演时，另一侧便动作定格静止，颇具现代性，生动有趣。）另外安置了大扇的窗户，利用窗外的人影上演翠喜和她丈夫的争执。这些属于较大的改动了，其实曹禺先生的处理更贴近生活、更适合舞台演出。

但是曹禺先生的《日出》毕竟是三十年代的作品，时至今日搬上舞台，导演肯定要考虑现代人的审美趣味，使非当下剧的远距离审美也能吸引当下观众，于是增添了开场的怀旧交际音乐和各式小人物的搞笑因素，这就无形中冲淡了严肃的主题，陈白露只成了一条线索，悲剧沦为了滑稽剧。

曹禺在《日出》中可以在题记和舞台提示中揭示主题描绘人物内心，从而以点带面的反映广阔的现实，而搬上舞台后，受表演时间、空间的限制，需要集中的表现戏

剧情和矛盾冲突，背景交代只能诉诸舞台背景和演员的出神表演。

剧本是知识分子来解读思考并加以阐释的，戏剧面对的则是各个不同年龄段不同知识层次的广大观众，演出要在有限的时间空间内考虑到剧场观众等因素，紧紧抓住主要矛盾，一下扣住观众的心。

编剧的才华决定剧本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剧本以文字形式给读者品味咀嚼，可以反复欣赏，但是舞台上演员是占主体地位的，好的演员才能展现人物和戏剧的灵魂。观众直观的通过演员感受剧中的喜怒哀乐，获得审美愉悦。演员的到位与否决定着戏剧能否展现剧本的精髓。舞台戏剧的种种特色和限制使的小剧场《日出》往往顾此失彼凌乱局促。

此外，曹禺的《日出》已经深入人心成为经典名著，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不尽相同的陈白露。改编的名剧无法超越观众心中的形象，演员的具象化与想象中的形象总是有出入和落差，这就难免会有不满足之感。不过，好剧本是应该不断搬上舞台的，不断尝试才能不断创新，不断探索才能不断发展。

三 杲杲日出白露未晞

晞

曹禺说：“《日出》里没有绝对的主要动作，也没有绝对主要的人物。……他们互为宾主，交相陪衬，而共同烘托出一个主要的角色，这‘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4]尽管如此，他笔下的陈白露形象仍以其丰富的复杂性和深切的悲剧性成为文学经典。陈白露的悲剧源自社会的不公，但她的自杀决不是无力还几千块钱的债。以她的年轻貌美和聪慧交际，生存享乐是不成问题的。白露的悲剧其实是无法释怀精神的痛苦和空虚。“曹禺刻画悲剧人物总是致力于表现人物深刻的内心痛苦，并把这种精神痛苦的深度表达得淋漓尽致、曲尽其神。”[5]白露骄傲自负、自尊倔强的外表下是一颗受伤的脆弱的心，曹禺在第一幕舞台提示中写道：

“她爱生活，也厌恶生活，生活对于她是一串习惯的桎梏，她不再想真实的感情的慰藉。这些年的漂泊教聪明了她，世上并没有她在女孩时代所幻梦的爱情。生活是铁一般的真实，有它自来的残忍！……她试验过，她曾如一个未经事故的傻女孩子，带着如望万花筒那样的惊奇，和一个画儿似的男人飞出这笼；终于，像寓言中那习惯于金丝笼的鸟，已失掉在自由的树林里盘旋的能力和兴趣，又回到自己的丑恶的生活圈子里。当然她并不甘心这样生活下去，她很骄傲，她生怕旁人刺痛她的自尊心。但她只有等待，等待着有一天幸运会来叩她的门，她能意外地得一笔财富，使她能独立

地生活着……她知道生活中意外的幸福和快乐毕竟总是意外，而平庸，痛苦，死亡永远不会放开人的。”[6]

白露渴望新生活，渴望爱情，却一次次碰壁。“陈白露作为一个艺术典型，她还带有某些不同于一般妓女的特征。尽管她生活在一片污浊和喧嚣之中，表面上有些玩世不恭，有些自暴自弃，也有点儿挥金如土，但她毕竟还是一个认真的人，在一定程度上还保持清醒的人。她讥讽顾八奶奶对胡四的所谓“三从四德”式的爱情、蔑视张乔治的虚情假意，炫耀金钱就如此。”[7]

方达生居高临下的道德训诫和救世主姿态是无力的可笑的，没有人比白露更了解生活的艰辛和残酷。她若安心风云场倒也罢了，偏偏她渴望着日出，却又清楚太阳不是自己的，只能沉沉睡去了。她的内心不见容于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这是最深刻的痛苦。

曹禺的《日出》使陈白露的形象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位置，但第三幕的宝和下处更是展示了不公社会的穷形尽相，这样的社会造就的悲剧远不止白露一人。但白露的悲剧更是精神痛苦的悲剧，是内心与现实冲突的悲剧，是形而上焦虑的悲剧。尽管上戏的小剧场演出《日出》有诸多的不足之处，但《日出》本身便是一出精彩的戏剧，白露的诠释和演绎将不断延续和发展，我们期待着白露的光辉越来越耀眼，期待着《日出》的光芒越来越璀璨！

参考文献：

- [1] 曹禺. 曹禺戏剧集日出.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 [2] 曹禺. 曹禺戏剧集日出.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 [3] 许子东. 重读〈日出〉、〈啼笑因缘〉和〈第一炉香〉. 文艺理论研究. 1995 年 06 期.
- [4] 曹禺. 怎样写〈日出〉. 月报. 第一卷第四期. 1937 年 4 月.
- [5] 朱栋霖. 论曹禺的悲剧艺术.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82 年 01 期.
- [6] 曹禺. 曹禺戏剧集日出.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 [7] 根新. 话说陈白露之死. 赣南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3 年第 1-2 期.